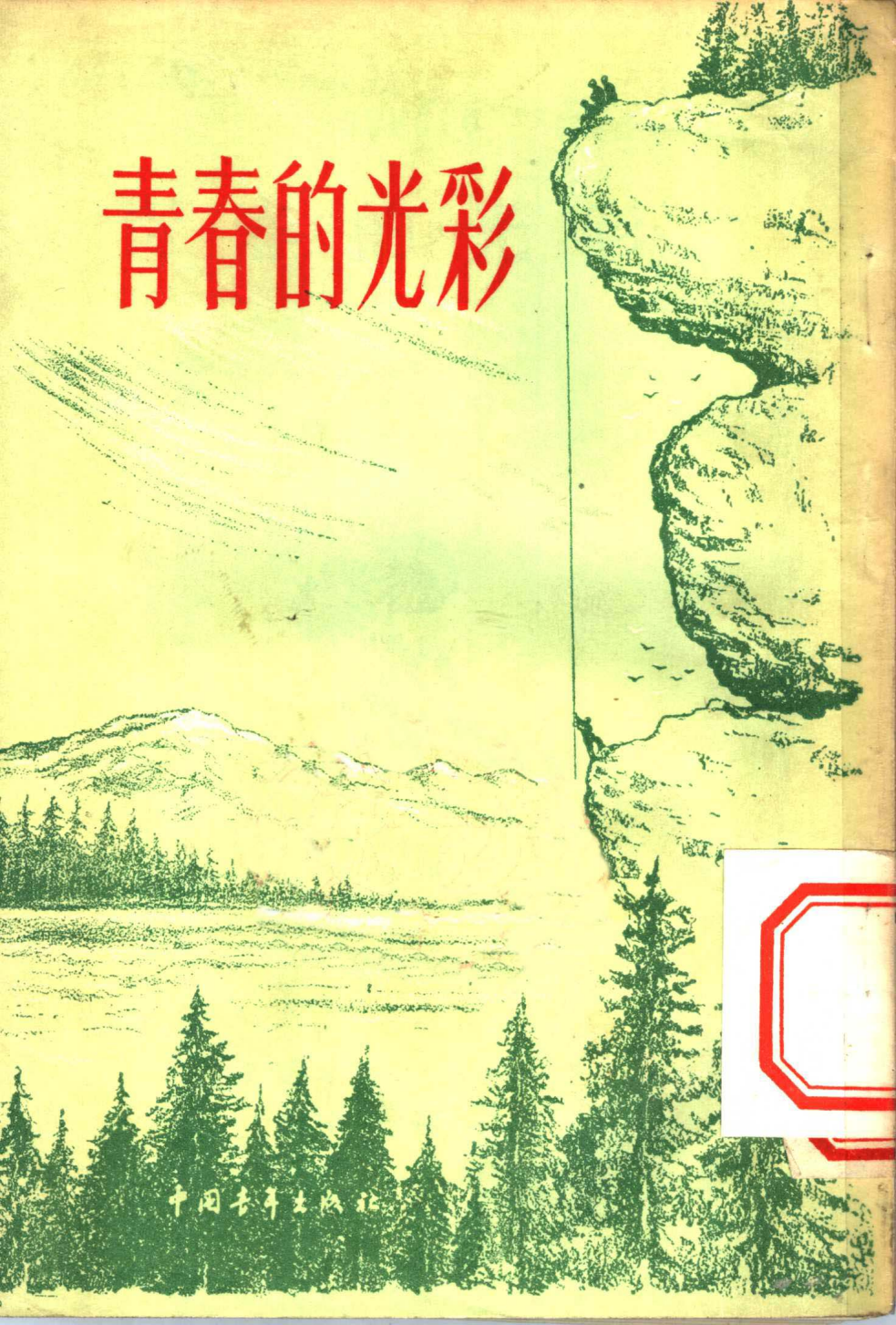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春的光彩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春的光彩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人物故事通訊集，介紹了在各個戰綫上的十多位青年的優秀品質和模範事蹟。這些青年，在黨的教育培養下，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，發揚青年人的熱情、勇敢、朝氣蓬勃和不怕困難的精神。只要是對人民有利的事情，他們就堅決的去做。他們勇於接受先進的事物，並敢於和一切壞人壞事作鬥爭。他們在任何困難面前，都不消沉，而是向困難進攻。爲了人民的利益，他們勇敢地走向最艱苦的崗位、甚至獻出自己的青春。

書號 859 文學 200

青春的光彩

青年·開明聯合編輯

編輯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新華書店

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3 字數 55,000

定價(6) 二角八分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4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736號

目次

青春的光彩·····	項本習(一)
讓火車通過秦嶺·····	岑嘉法(一三)
一個年輕人·····	西戎(三三)
蘋果園的故事·····	吳夢起(四三)
五指山區的白衣姑娘·····	張克(六六)
生命的火花·····	(七二)
向官僚主義開火·····	舒學煜(六六)
經濟崗位上的守衛者·····	徐枚(八二)

青春的光彩

項本習

——進藏部隊築路英雄楊茂武放大砲的故事

一

晚上，燈光雪亮。

談笑聲從許多房間飛出來，最熱鬧的是在這間屋裏，從西藏來的幾位年輕的築路功臣，正在熱烈地談家常。坐在我對面的一位同志說：「這麼多人，就是你訪問的對象沒到。」話音未落，忽然有人喊道：「放大砲的回來了，正講着你哩。」

走進來的是一個二十左右的小伙子，臉上紅撲撲的，滿頭冒熱汗，這就是楊茂武。

我和這位著名的高原上的青年英雄，還是第一次見面；他那樣熱情，老遠就伸出手來，緊緊握住你不放，這雙久經風雪磨鍊、結滿厚繭的大手，這麼粗壯、有力，使你立刻感到這個來自西藏高原的年輕戰士，渾身洋溢着充沛的青春力量。

坐下以後，我才發現他進來時，挾着一捲細鐵絲，放在桌上。我不明白這是幹啥用的，

他一面擦汗，一面笑着解釋：「是放大砲用的觸雷絲，可以代替信管。」顯然，他很興奮，沒顧上喝水，便忙着比劃：「嗯，一公分，差不多，這能頂上一個信管。」

同志們都圍着看。

「你打聽信管要多少錢一個？」

「街上，一萬元（舊幣，本書其他各文提到的都是舊幣）還不好買。」

「這玩藝呢？」我指着他手上的觸雷絲。

「哈，問這個，可便宜多啦。」他抹了把汗：「這一捲就算三百公尺長吧，總共才六十五萬元，一公分頂個信管，一個信管花上一萬元就得三億元。」

「楊茂武你真會算賬呵，不愧是特等模範！」

站起來的那位同志，伸手掂了掂觸雷絲的重量，有點吃驚地說：「噐，這得用多久。」

「長期打算嘛！康藏公路修通了，再去炸喜馬拉雅山的石頭。」

「你又想到喜馬拉雅山去放大砲麼？」這句話引得大家笑起來。他却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叫去就去，荒山變樂園，哪裏都是一樣。」這位才二十二歲的共產黨員，已把西藏的每寸土地愛在心上了。

他告訴我買觸雷絲的經過。

「這個竅門是成阿公路的一個工人告訴我的。這幾天開會很緊張，白天騰不出空子，晚上睡在牀上，光捉摸着這件事。湊巧，今天重慶市女師附屬小學找我去講講話，順便把這個寶貝買回來了，你看，又省錢，又便當。」

最後他又講到那位工人同志，似乎又是感激又稱讚地說：「人家老大哥真成，懂得也真多，沒事去和他們擺擺，能學到很多東西。」

我一邊聽他談話，一邊想：「這年輕人簡直像一隻矯健的鷹，任何一點新的東西，從他面前飛過，馬上就被逮住了。」

桌上的觸雷絲，閃閃發光，屋裏的人默默地瞅着它，好像在仔細地欣賞一件珍貴的禮物，那樣聚精會神，一聲不響。這時，沒一個人說話，但我明白大家在想什麼。我的心在跳，我控制不住，它悄悄地飛回了西藏高原，我彷彿看見這捲觸雷絲突然變成了千萬個信管，飛滿了雪山、草原，懸岩、峭壁，又突然爆炸了，楊茂武揮着大手在曬，親愛的築路戰士們，正滿山奔跑，喊叫，歡呼。

康藏公路又向前迅速伸展，伸展。

我抬頭望望桌上的觸雷絲，耳旁彷彿響着戰士們宏亮的聲音：「楊茂武帶回了好禮物呵！」

「一砲轟開一萬八千多石方，等於兩萬人忙一天！」這像神話般的奇蹟，流傳在康藏部隊的每個角落裏。創造這奇蹟的是誰？就是買觸雷絲的小伙子——楊茂武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

在安玖拉山西面的山脚下，一條激流旁邊，聳立着一座七十多公尺的石岩，形狀很奇怪，上面向前傾斜，下邊儘向裏凹，好像一個巨大的野獸，陡然伸出個大腦殼，要把河水一口喝乾。

這是這個連隊在石方作業中，幾年來所遇到的第一個「勁敵」。

任務擺在面前：一九五三年年底能否通車到松宗，從這個連來看，主要就看這一關了。看罷地形，戰士們說：「乖乖！這回又要大幹一場了。」有的搖搖頭：「這傢伙，不好整。」

連長也皺着眉頭，叫人先上去探探路，路是沒有的，上去的幾個戰士，歪着身子，像蝸牛一樣的慢慢地爬，爬一下，挪一步。這是多麼驚險呵！如果稍不留神，就摔到河裏去。

眼看這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，即使開出一條小路，零打碎敲，到哪一天才能劈開這座石

岩呢？估計最快要到明年二月底。時間在前進，祖國在召喚，藏族人民的眼睛在望着他們，一刻也不能停留呵！

從連長到炊事員，全連同志都在着急。楊茂武心裏像燃着了一把火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吃飯也不香了，腦子裏結着一個大疙瘩：「石岩，消滅它！怎樣消滅呢？自己也摸不着底。」他像一個機警的偵察兵，這裏瞅瞅，那裏瞅瞅，一會，又坐在石上，向着湍急的河流獨自沉思。幾隻小鳥在河面上自由飛翔，忽而鑽到岩底，忽而撲到水面，又忽而振翅高飛，「唧唧」叫了幾聲，從楊茂武頭上飛過去了，他心裏忽然一動：「岩下是否有天然洞，或者能不能設法打出一個合適的洞，狠裝炸藥轟它個底朝天哩？」

呵！他太興奮了，猛然立起身，踢翻腳下的石頭，石頭「轆轤」幾下飛進了河裏。「有門啦，找連長去！」他連跑帶跳，下了山坡。

三

連長聽完他的意見，點點頭：「好是好，就是太危險了，你看，」他指着那個突出的大腦殼說：「懸空打砲眼，我們是有經驗的，可是，這個怪地形，咱們是第一次碰見，太高，太陡，毫無抓撈；下，不好下，就是下去了，上不來，又咋辦？」

楊茂武說：「連長！你放心，可以慢慢下，真彎到下面，上不來了，我會泅水回來的。」

「泅水？」

「是的，我會水。」

「會水也不成！河流這麼急，幾百斤的石頭，都沖起走，你的本領再大也施展不開呀！」

講了半天，楊茂武還是要下去，他挨近連長的身旁，輕聲地問：「你怕我犧牲是不？我跟你這麼久，我知道你的心思。」

連長沒回答，臉色很嚴肅。

「不要緊的，連長！只要康藏公路快修好，快通車，就拚着死我一個楊茂武，又有啥了不起哩！這是祖國和毛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呵！」

連長仍然沉默着，只以親切的眼光不住的望着他。

這位從烈火般的鍛鍊中成長起來的年輕排長，特別使連長喜歡；他親眼看着這個窮苦人家的放牛孩子在黨的撫養下，怎樣成長為一位人民英雄。他清楚的記得在一九五〇年激烈的剿匪戰鬥中，楊茂武那時才是個十八歲的機槍射手，怎樣在一陣猛烈的射擊、掃倒成羣的敵人以後，又提着機槍，衝下山去，和同志們合擊，迫使一個連的敵人乖乖地繳械。

「小鬼」變成大人了，胖了，個子也長高了，尙帶童音的聲帶也變成寬宏大嗓了；做事不是那麼毛毛草草，也沉着多了，可是，有一點未變：在危急情況下，要求任務的那股強勁，一點也未變。他看過許多這樣的戰士，他從心眼裏愛他們，喜歡他們。

楊茂武也在想。他不明白從來喜歡乾脆的連長，今天爲啥這樣不爽快。「連長！乾脆點吧！沒什麼危險的，萬一不好，一個人也不要緊！」「不要緊」三字他講得特別堅決，有力。「我要真有什麼意外，你們可好好研究，再派人下去，無論如何要在年前把這石岩子搞掉，不誤通車。」

連長輕輕地握住他的手，說話的語氣像哥哥勸告將要遠行的弟弟：「同志，讓我再考慮一下，鋼要用在刀尖上，不能蠻幹。」

楊茂武又想說話，連長却按了下他的肩膀，搶了先：「別忙！我先回去和指導員商量商量，石岩肯定要很快搞掉的。」

四

楊茂武的請求，被批准了。

陰天，沒下雪，風很大，一切都準備停當了，酒杯粗的麻繩，一頭拴住大石，一頭拴在

楊茂武的腰間，快下去的時候，指導員囑咐：「小心呵！不行，趕快扯繩上來。」

楊茂武心想：「指導員對同志的關心，也有點太過了。其實，這麼大的人，渾身是勁，怎會摔下去呢？」他又想到從前練習登城作戰，學的那套在猛烈砲火下的爬城技術，今天在康藏高原上又用上了。

小劉替他拾掇繩子，眼睛有點水汪汪的，半天抬起頭，望望他的排長：「排長！你要上不來了，快大聲吼，我們下來幫你。」這個在去年春天，瞞了年齡參軍的十六歲「小鬼」，多天真呵！這麼高的岩，這麼大的風，下面敲鑼，上面也難聽見，不是老鷹，就休想飛下去。但他並未指出不可能，非常疼愛地撫摸小劉柔軟的頭髮：「有點怕麼？不咋的，看我一會就上來了。」他撇着不大像的四川音調。兩三年以前，他自己還被人家喊「小鬼」哩，現在完全是大人氣派了。

開始了，楊茂武兩手緊緊抓住繩子，一替一換，順着陡岩幾乎是一寸寸地往下塌。手若不使勁，腰腿都束得難受。使勁過猛，手上皸裂了剛彌合的血口，又掙開了，鮮血順着手樅、手背橫流。冷風吹來，冷得鑽心，一股股冷汗往外冒。他咬住牙，狠狠攥住繩子，死也不放，他又鼓起從前提着機槍、衝向敵人的那股猛勁了。棉衣也呼呼啦啦劃開了，掛破了，大團棉花在空中飛揚，他盡量想保護它，但不聽自己指揮。嗚的一陣風，嗆得鼻子發酸，換

不過氣來。奇形的岩石像長着無數個尖牙，身子才一側楞，呼嗤一聲，棉褲又咬去一大塊，注意這邊，那邊又掛着了，再回頭看看，左腿上連皮帶肉，磨去了一塊。又冷又疼，身上漸漸發麻，也漸漸地不知道痛了。他艱難地下了二十多公尺，岩石突然向裏收縮，沒有依靠了。這時，他不管上面聽見聽不見，破嗓子喊：「放呀！放呀！」一蹬腳懸在半空中，連轉了幾轉。「好險呀！」他心裏猛一驚，豆粒大的冷汗珠，從臉上滾下來。他低頭一望，清盈盈的、只見涵湧的河流，浪花一沖四、五尺高，他不由想起剛才真有點玄，可不敢大意呵！「摔下去，自己犧牲了，事小；完不成任務，怎麼得了呢？」他好像遠遠瞭見松宗公路上，成羣的藏族兒童，舉着鮮花飛跑，鬧嚷着，歡叫着：「看呵！毛主席的鐵『牦牛』（剛通車的地方，藏族人民第一次看見汽車都歡呼：毛主席的鐵『牦牛』來了）來了，來了。」他感覺肩下沉甸甸的，像壓着什麼很重的東西，不禁暗暗喊着自己：「楊茂武呵！你豁上這條命，也要探出洞來，轟掉這座石岩。」

岩上，連長、指導員、小劉……許多人都站在麻繩旁邊，都未說話，一雙雙眼睛注視着下面的動靜，他們這些心和楊茂武的心，好像都繫在這條繩上，繩動一下，他們的心也動一下。小劉激情的淚水和凍得流出的鼻涕流在一起，他覺得有滿肚子的話想說，但又不敢嚷，悄悄地問九班副：

「排長下到底了麼？」

「那有這麼快，聽着，別說話。」

「噫！」小劉答應着，心裏却在突突地跳，掛念着排長。

突出的「大腦殼」，遮斷了人們的視線，大家只好細心地聽着，可是，討厭的松濤和水聲，拚命地怒吼，像要鬧翻了這所天地，啥也聽不見，即使這樣，同志們逼着耳朵能辨出岩下扯繩、轉動的一點細微的聲音，也喜歡得心跳。

麻繩緩緩地放，楊茂武也慢慢下降，風刮得更猛烈了，他在空中不斷打轉轉，手麻了，頭也暈了，鮮血一滴一滴落在清澈的河水上，迅速被波浪吞沒。這時，他只有一個念頭：「不能鬆手！死也不能鬆手！」身上的破布片、散棉花，吹得飄飄揚揚，這個倔强的青年，像遭受了誰的侮辱，發怒似地吼道：「吹吧！你風再大，也吹不冷共產黨員的心！」

滿手是血，黏在繩子上，滑滋滋的，他覺得很危險，趕快騰出一隻手，從口袋裏掏出手巾，含到嘴裏，「嗤！」一撕兩半，捲到手上。他發覺嘴唇也凍裂開了，頭、腳、右腿也被岩石劃破了，他不知身上多少處受傷、流血，也顧不得想這些，只催着自己：「快下去！快下去！」

衝破冷風，熬過難忍的疼痛，楊茂武終於落到了一塊突出的石岩上。他喘了喘氣，看看這裏離河沿已很近，坡度也不太陡了，便撒開了繩子，順着岩壁爬下去。到了岩底，定睛一看，自己身上沒一處好的了，弄得破破爛爛，青一塊，紫一塊，血痕，血印，血巴巴，一處連一處，棉褲分了家，腿上一道道的血口子，剛凝結，走幾步又裂開了淌血。兩半張小手巾，巴在手上，紅通通的，分不清是肉，是皮，是布。他望望自己弄成這樣了，心裏有點「格癢」（不大舒服的意思），但馬上又壯起來了，覺得特別輕鬆。他回頭一望，就在對面有一個又深又大的岩洞，再走幾步，又發現了三個。「這下可管火啦！」他興奮得驚叫起來，一陣強烈的勝利的喜悅，猛然湧上心頭，他俯身撿起一塊石頭，往洞裏扔去，甕聲很大。

岩洞旁邊，堆滿野獸屎和殘剩的骨頭，楊茂武心裏有點毛：「荒山野獸多，我啥也沒帶，這時要鑽出一頭豹子，怎麼辦？」他馬上覺察到這想法是可笑的，不管它有多少豺狼虎豹，也叫咱們的開山砲給吓跑了。

「解放軍真厲害，鬧得這荒山裏的野獸也搬了家，連它們這幾千年的老家，也要炸翻了。」他自言自語地不禁笑了起來。

五

楊茂武平安地上來了。

後來，就在那個大號岩洞裝了一千二百公斤炸藥，整整七麻袋，堆起來比人還高。

十一月九日這一天，是放大砲的日子，震天撼地一聲巨響，野獸的大腦殼砍掉了，山一樣的頑固石岩，一下倒在河流的身上。

讓這兩個怪物去吵鬧吧！

我們的部隊又要前進了。

他平靜地對記者講完放大砲的故事，吸了口煙，臉上浮着謙遜的樸實的笑，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。這樣親切的面孔，這樣可愛的笑，這種喜悅的聲音，我記不清在多少地方看過，熟識過。這些平凡的年輕的戰士們，正把自己青春的熱力，慷慨地獻給祖國邊疆的壯麗建設。在他們動人的青春詩篇上，放射出奮鬥的光芒、綺麗的色彩。它給我一種富於魔力的感染，像小時候聽祖母講神話故事，那樣神往、迷醉。什麼「移山倒海」，似乎已成了現實。

我簡直聽迷糊了，鋼筆落到地上，也未發覺……。

讓火車通過秦嶺

岑嘉法

——寶成鐵路勘查工作散記

編者按：二十一歲的青年團員岑嘉法，是一九五四年春季從東北地質學院畢業後參加工作的。在勘查寶成鐵路中，他擔任寶東段地質調查組的一個組的小組長。由於他熱愛自己的工作，勇於克服困難，他和他的同伴在一起及時地完成了國家所交給他們的任務。一九五四年九月，他的小組被評為鐵道部西北設計分局的先進工作單位，他也被評為先進工作者。

一 哪裏需要，就到哪裏

明天就要填寫畢業分配志願書了，同學們都顯得非常興奮，無論在教室、在走廊或在路上，都三、五成羣地談論着自己的志願和理想。

就在一個寢室的角落裏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。雖然這不是一個正式的討論會，沒有主席，也沒有記錄，但在這裏，發言是沒有間斷的，同學們的神情顯得那麼激動，又是那麼愉快。常聽到這個同學的講話被那個同學的言語所打斷，常聽到一陣陣的笑聲、歡呼聲，……